

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传承的理念与策略

——兼论“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

The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ua Yao Ethnic Traditional Handicraft——Al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ua Yao Ethnic Traditional Handicraft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肖宇强 Xiao Yuqiang

摘要：少数民族手工艺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系民族社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特质的作用，对其进行创新性保护与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对花瑶古村落的田野考察、影像记录，分析该民族传统手工艺类别与呈现载体，将其归纳、整理，录入数字化资源平台，建成以“项目简介”“影像花瑶”“资源库”“元素提取”“成果展示”“文献资料”“学习体验”“作品案例”等为主要内容的功能性模块，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丰富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给予设计师等创新团队诸多灵感素材。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能开启花瑶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的新范式，为民族手工艺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花瑶手工艺，民族非遗，数字化资源平台，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以乡村为存在背景，它汲取了乡土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形成了质朴的美学风格。作为当地人制作其特需生活用品的一种技艺形式，民族传统手工艺亦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特别是机械化生产方式对于传统手工艺作业产生了一定冲击——机械化商品慢慢取代了纯手工制作的物品，以至于如今手工艺传承难、发展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原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传统手工艺振兴计划》，计划中提出：“振兴传统手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

文化自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手工劳动的创造力，发现手工劳动的创造性价值；有助于促进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1]。2022年6月28日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中也提出：“加强对各级传统工艺代表性项目的调查和整理，注重相关工具、材料、作品等实物资料的征集和保存，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利用现代展示和信息传播技术促进社会共享……部署研发传统工艺挖掘、记录、保存的新方法、新技术及专用系统与装备。加强传统工艺当代价值的研究”^[2]。民族传统手工艺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技艺、文化因子，还潜藏着诸多的审美、经济价值。保护、传承好这些手工艺

不但是实现其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还能为我国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提供参考。时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信息资源的挖掘、整理、存储、传输、共享等已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3]。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之中，进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利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下文将以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为例，介绍其手工艺基本情况及数字化保护、传承方略。

一、花瑶传统手工艺的类别、呈现载体与多元价值

花瑶聚居于湖南邵阳隆回县西北部的山区，其人口主要分布在虎形山乡、小沙江

镇、大托村、茅坳村等地，由于该族群的服饰造型及风格极为特别，且女性挑花技艺精湛，故被外界称为“花瑶”。若从生活习俗与居住环境来看，花瑶当属“过山瑶”的一支（花瑶民众以前也自称为“过山瑶”^[4]）。花瑶传统手工艺即是用于制作花瑶民众特需生活用品的重要技艺形式，其主要以花瑶服饰为承载对象（图1），包括染色、织带、盘帽、挑花等类别。如花瑶女性头戴的大圆盘帽就是利用当地盛产的乌苞、栀子等植物果实汁液浸染丝线，使之染成红、黄色后，编织成带，再盘旋固定在相应的竹篾架上缝制而成的（图2）。过去，花瑶服装也是以纯手工的形式制作的，特别是服饰中的筒裙，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点阵图”，实际上，这正是花瑶最具特色的挑花，挑花以“×”“/”形针迹为单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形成各式各样的图案。筒裙的材质一般为黑色棉麻面料，而挑花用的线为白色棉线，这黑白的对比强烈而有力，体现出民间工艺淳朴的风格^[5]。在挑花筒裙的两侧还分布有对称的长条形彩色布片，瑶语称为“裯布”（在裙子穿好之后，“裯布”便成为筒裙前端的装饰），“裯布”上设有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均以彩色毛线刺绣出不同的几何图案（称为“过花”），绚丽缤纷（图3）。

在田野考察中，笔者了解到，花瑶并无本民族文字，语言、服饰和手工艺即成为他



1. 花瑶女性服饰形貌（作者摄）



2. 花瑶大圆盘帽制式（作者摄）

3. 筒裙上的挑花图案和裯布上的过花装饰（作者摄）

（她）们表达情感与社会交流的手段。具体来说，花瑶女孩在六七岁时就要跟随女性长辈学习服饰制作和挑花技艺，此技艺贯穿着花瑶女性的一生。在当地，不会挑花的女孩是嫁不出去的；挑花刺绣图案不精致、不美观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没有相当数量的挑花筒裙作为嫁衣也是不体面的。此外，织带、挑花等工艺、图案还出现在花瑶儿童的背带上，这是由家中女性长辈亲手缝制、刺绣，赠予出生婴儿或满月孩童的礼物，它们以吉祥图示或喜庆字眼为主题，诠释出长辈对于孩童的祝福与期盼（图4）。是故，挑花筒裙及挑花工艺具有重要的民俗功能和社会意义。正如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Robert F. Murphy)所言：“功能是指一种习俗的社会效用……任何一种习俗或一簇习俗的功能并非必然就是人们感知的该习俗的目的，而是更深入的分析所揭示的它对社会系统——该习俗是其一部分——的贡献”^[6]。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五和七月初八至初十，花瑶古村寨都要举办盛大的“讨念拜”“讨僚皈”仪式活动（图5）。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均要盛装出席，当地挑花能手还要参加挑花大赛，一展自我风采。可以说，花瑶服饰特别是挑花等传统手工艺是保障花瑶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载体，其能增强该民族共同体的内聚性。

在挑花图案中，还蕴含着花瑶民族的民间信仰与文化内涵。据史料记载，花瑶族群是在元末明初，为了躲避战乱，从江西吉安迁徙至湖南邵阳隆回县境内的（《邵阳市志》有载：“今隆回小沙江一带自古为梅山峒地……元代因受统治者的歧视和征

讨，（花瑶族群）被迫离开世居的江西吉安……明太祖年间……相继定居在今隆回县西北”^[7]）。在逃难途中，花瑶老弱妇孺躲避在路边的黄瓜、白瓜棚下，幸免于难。安定后的花瑶民众便将瓜果、藤叶等抽象成图案挑绣在筒裙上（图6），以不忘那段历史。此外，逃至深山密林定居之后，花瑶民众经常遭到野兽蛇虫的侵袭，为了祈福辟邪，她们便将些动物形象挑绣在筒裙上。特别是“蛇”在花瑶民族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瑶民们发现蛇生性灵活，能上树、下地、入水、耐饿，具有较强的繁殖与生存能力，便将蛇视为灵物。于是，在挑花筒裙上就出现了诸多“双蛇吐信”“双蛇缠树”“双蛇相交”的图案制式（图7）。借用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集体表象”，似乎可以解释挑花图案中的主题与内容，即：“（在某些族群中）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任何客体……都构成图腾的一部分……它们暗示着从这个东西里发出了某种确定的影响，或者这个东西受到了这种影响的作用。这个影响时而是力量，时而是神秘的威力……并构成他的表象的一个主要部分”^[8]，这些表象亦支配着该族群的各种风俗与生活习惯。

花瑶挑花工艺及图案也是极富审美和艺术感染力的。上文提到，挑花以“×”“/”针迹为“点”单位，通过连点成线，牵线成面，能塑造出千变万化的图案。这些图案并非写实的，而是一种几何风格，简练传神，诠释出手艺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构图能力。沈从文先生就曾称赞花瑶挑花是“世界第一流的挑花”，国画家陈白一先生亦评



4. 花瑶儿童背带样式 (作者摄)

5. 花瑶“讨僚皈”仪式活动现场 (作者摄)



价挑花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艺术”^[9]。此挑花图案风格与西方马赛克图案构成亦具有相似之处，即需要一定距离、空间才能分辨其表达的对象和内容。是故，这类图案、风格能为当代艺术设计与创作提供灵感。如在某市一商场的外墙装饰中，就有类似挑花“×”元素的创新运用——该元素呈零散分布，却又疏密有致；白天呈现为立体凹凸状，晚上即发出光亮，给人繁星璀璨的感觉（图8），十分巧妙。

可以说，花瑶传统手工艺虽是一种无形的技艺类别，但其巧妙地融入帽子、服装、背带等有形物件之中，促成了这些生活物品的缤纷多彩，并汇集成一种视觉语言，成为花瑶民族的象征性文化符号。特别是花瑶挑花作为一种“言说、描画和书写的综合体”^[10]，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系民族社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性格与审美特质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正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传统手工艺是重要载体，其不仅包含有民众的造物智慧、审美意识、技术能力、伦理观念，还具有农业、工业和信息经济内涵叠加的产业功能^[11]。保护与传承花瑶传统手工艺，对其展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利用，有助于实现当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推动乡村振兴。

二、花瑶传统手工艺的存续现状

自2018年开始，笔者多次到访隆回虎形山、小沙江、大托村等花瑶古村落进行田野考察。数年前，在一些村落的房前屋后还有零星的妇人在挑花刺绣，而如今，挑花刺绣的花瑶女性越来越少。在小沙江崇木凶景区，笔者发现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在出售（借）机绣的挑花筒裙（服饰）——游客们纷纷购买或租借该裙子（服饰）穿戴在身，然后拿起相机、手机拍照。不得不说，这些挑花筒裙上的机绣图案，在一定视距内，是完全分辨不出其与纯手工挑花图案区别的。同时，笔者还在小沙江镇的集市摊位上发现一些打印出来并过塑的摄影图片，摄影图片的内容全都是挑花的纹样与图案（图9）。笔者上前询问后得知，这些图片是该摊主利用数年时间，去往各家各户或经过不同渠道拍摄数百件挑花筒裙，后将裙上的图案整理成单位纹样打印出来，作为模板供消费者购买，以维持生计的方式。事实上，此前，花瑶女性挑花全凭脑海中的印象和一双巧手，直接将设想好的图案挑绣在筒裙上。如今，有了这些图样作为参考，她们也无须再构思、设想，而是可以在市面上挑选、购买喜欢或合适的图案进行复制、模仿。由此可见，花瑶挑花工艺及其图案创新的动力在减弱，这势必会影响该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与发展。另外，笔者在小沙江镇的某服装店中看到一些织带和服装面辅料，这些织带、面辅料均是由机械化批量生产出来的，即原本需要花瑶民众自己染色、编织、盘帽的丝线、织带等均可在此店购置；缝在筒裙两旁的“裯布”也成了商品，无需自己制作。店主还向笔者透露，如今当地许多年轻人都不会挑花刺绣，只有老一辈的妇人还在坚持，所以，挑花的人群越来越少。但在一些仪式活动和传统节日，规定人们必须穿戴本民族服装，此规定又使得该民族服饰不能废弃。于是，机械化批量生产出来的服装也便有了市场（手工业的耗时较长，赶不上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和速度），其呈现效果与手工制作服饰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标准和精致，遂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与接受。

综上所述，花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已被极大压缩，那些机械化工业产品逐渐渗入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如不加以科学地保护与传承，再过数年，或许这些手工艺及其制品就难觅踪迹，花瑶民族的标志和特色也将不复存在，对花瑶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三、对花瑶传统手工艺实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及思路

虽说花瑶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延续并



6. 花瑶挑花筒裙上的植物纹样 (作者摄)

7. 花瑶挑花筒裙上的蛇形象 (作者摄)



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但当地有关部门也在积极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如隆回县文化局、县非遗保护中心在崇木凶村建立了“花瑶挑花传习所”，聘请花瑶挑花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奉雪妹老师牵头，以“传”“帮”“带”的形式，指导当地年轻女性学习和传承此项手工技艺。此外，奉雪妹老师还受邀在湖南省内一些高校讲授“花瑶挑花技艺传承与创新”的课程。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学校的师生们对于花瑶挑花、织带、盘帽等手工技艺的学习充满热情，尤其是她（他）们能根据挑花的基本针法，创造出一些新颖的图案，并运用于不同的载体（如服饰、包袋、文创产品）之中。但奉老师也向笔者反映，由于授课需要携带服饰实物、相关教学资料和绣片，且她本人已年逾六十，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授课非常辛苦，对于电子设备、PPT等操作也不够熟练，以至于授课形式较为单一。这让笔者产生了对花瑶传统手工艺实施数字化保护、创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念头。一方面，该平台可以汇集大部分花瑶手工艺承载物品的图文资料及手工艺制作流程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将其作为教学资源库，又是学生们可以



8. 某商场外墙装饰中的“×”元素 (作者摄)

随时随地学习、参考的活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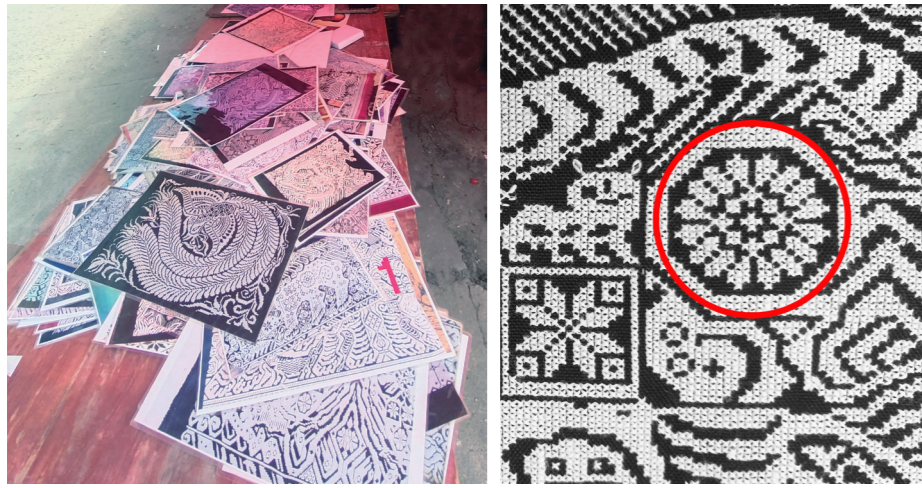
（一）开展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

早在2006年，花瑶挑花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当地民众生活方式、思维理念的转变，这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延续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好在如今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应用领域越来越广，这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条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提出：“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12]。因此，科学、合理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保护与传承是值得推广的举措。正如花瑶挑花这样的手工艺，其传承、延续一直都靠“言传身教”，但相关图文教材、资料的缺失，使得许多技法传授所花费的时间增多，教学形式也受限。若有相应的图文教学资料提供给学习者，她（他）们便能在“言传身教”的学习之后反复观摩、加以巩固，势必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是故，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收集、整理、记录非遗手工艺中的诸多内容，同时，又能实现这些资源更为安全和长久地保存，让其展示效果更具体验性和互动性^[13]。如数字化资源平台中的影像、图文资料，打破了时空局限，可以让学习者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参与学习，这亦减轻了传承人授课的负担。此外，当下许多设计师在搜寻灵感

素材时都较为盲目——网络上的素材资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若开发相应的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或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即设计师无须前往遥远的民族地区，可先通过数字化资源平台了解某民族（如花瑶）传统手工艺的特点、类别及文化内涵；依据资源平台里的图片、视频等预先学习该手工艺造物的方法，透过移动终端的显示屏进行互动体验，待真的需要采用并对其开展创新设计时，再前往当地进行深入田野调查。当设计师完成相关手工艺的创意转化之后，还可将这些创新设计作品置入资源平台进行展示和推广宣传，势必能扩大该手工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实施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前文已述及，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建设是推动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而一种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首先必须了解该手工艺的具体情况，如类别、特点、呈现载体等，这需要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对手工艺的用料选择、制作流程、依附载体进行详细拍摄、记录。其次，要采访当地手艺人、普通民众、文化学者等，了解该地历史发展、民俗风情，特别是获悉此手工艺对于当地民众生活的意义。手工艺传承人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具的“匠心”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这是手工艺价值内涵的直接体现^[14]。如花瑶挑花图案就分为自然物象、动物植物、人物故事等类别，其中的寓意只有当地人最清楚，了解这些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是极为重要的。如挑花筒裙中有一种出现频率较多的图案，当地人称为“杯干约”（图10），汉语叫作“花绿岩”，这是模仿生长在岩石上的一种生物菌体图案。据说，每到收成好时，这种花绿岩图案就会格外显露^[15]。因此，花瑶女性常将此图案挑绣在筒裙上，以期年年都有好收成。再次，需依据田野考察时获取的图文、音视频等素材，创建元数据信息。元数据是反映数据的数据，是对信息资源的结构化描述，其能实现信息资源的组织、建立、发布、共享、检索、浏览、管理等，帮助用户有效定位、评价、比较、获取和使用相关数据信息^[16]。这就是说，要按照一定的标准，以元数据的属性（标识符、名称、尺寸、时间等）对相关素材进行整理、归类



9. 集市上售卖的挑花图案摄影图片(作者摄)

10. “杯干约”图案样式(作者摄)

(如花瑶传统手工艺可以归为挑花、过花、织带、染色等类别,其又有文献、图片、视频、音频等存储方式),创建其对应的基础数据信息。最后,创建适宜的数字化资源平台。这一步可通过购买相关域名和开发网站来实施,也可与高校、文化(非遗)馆、企业进行合作,将平台挂靠在其官网,还可以申请、开发相应的公众号、小程序等。一般来说,许多网站域名供应商都可提供不同风格、用途的网页模板,使用者只需选择适合的模板即可,若觉得对方提供的模板不合适,也可寻求专业的网页设计机构来进行设计。网页模板制作好之后,即可设置不同的单元板块及其功能,后对每个单元板块命名,将准备好的元数据资料录入进去。当上述工作完成之后,还需进行数字化资源平台的日常维护,包括运行状态检查、数据定期备份、网站安全性能提升和板块功能优化等^[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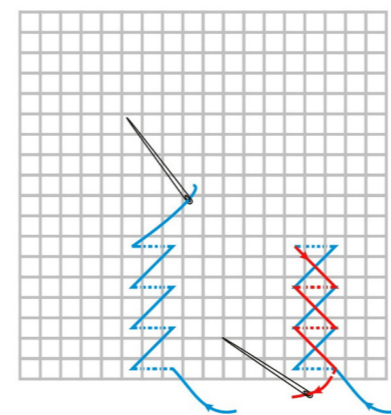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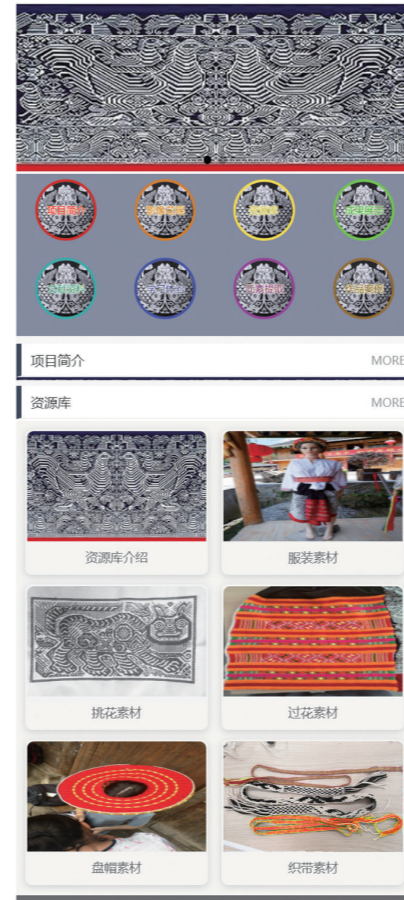
四、“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实例

依据上述思路与开发流程,在多次前往花瑶古村落进行田野考察及信息资源采集的基础上,笔者创建了“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图11)。具体来说,该平台共设八个单元板块,分别为“项目简介”“影像花瑶”“资源库”“元素提取”“成果展示”“文献资料”“学习体验”“作品案例”。“项目简介”主要介绍

本项目的的基本情况、研究目的、意义、负责人及成员信息;“影像花瑶”板块下设花瑶山水、民俗风情、手工艺文化、服饰之美、民居建筑、挑花传习所几个部分;“资源库”汇集了花瑶传统手工艺中的大部分资源素材,包括服装素材、挑花素材、过花素材、盘帽素材、织带素材等;“元素提取”板块则包含有笔者根据花瑶手工艺类别、载体进行不同元素提取的代表性图片,有挑花元素、服装元素、过花元素、饰品元素、织带元素、家居元素和建筑元素等,这些元素均能为设计师创新利用;“成果展示”板块主要展示学生以花瑶挑花及其他手工艺为灵感来源创新设计作品,有服装、饰品、包袋、家居装饰等;“文献资料”板块展现的是有关花瑶民族历史、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政策文件、研究论文与学术著作三个部分,可为研究人员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学习体验”板块主要记录了学生和手工艺爱好者学习挑花、过花、织带等手工艺时的场景与过程(影像),特别是其中置入了笔者绘制的挑花技法(针法)示意图(图12)。通过该示意图,学习者能够迅速理解和掌握挑花的基本方法与流程;“作品案例”板块展现的是笔者在花瑶当地采风考察到资料收集、元素提取、创意构思直至整个作品完成的一系列设计流程(图像资料),其能为相关人士进行该传统手工艺的创新演绎与创意设计提供参考。

五、“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意义

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其一,由于是数字化平台,故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与资源共享,这不仅对于当地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大有裨益,对于该手工艺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推动作用。特别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信息服务、智慧应用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全息投影展示、VR体验虚拟环境、AI智能导览等技术都趋于成熟^[18]。故可将此资源平台导入当地文化馆、博物馆、非遗馆的数字化展示与管理系统。来访游客在参观馆藏手工艺实物的同时,可以关注、链接此数字化资源平台信息,查看一些手工艺制作的影像资料,并借助场馆中的全息投影、VR设备,身临其境感受其制作环境,加深对于当地民众特需生活用品来源的理解。同时,该数字化资源平台还可对接景区游客服务。在虎形山崇木凹村建有一个大花瑶旅游景区,但景区并无数字化导览系统,以至于游客难以根据景区门口所贴的唯一一张纸质导览图进行观光游览。若将此数字化资源平台导入当地景区、景点导览系统,游客便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小程序或关注公众号,了解整个景区的布局、花瑶手工艺体验区的基本情况,并根据平台中的AI智能导览、地图定位,找到体验区,体验花瑶传统手工艺的制作乐趣,并将自己亲手完成的手工艺品带回留作纪念。此手工造物活动充盈着难以复制的独特魅力,显现出与游客自身生活环境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个性,其造就的“孤品”特质,恰好投合当今消费者追求的独一无二的个性需求^[19],势必极大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其二,数字化资源平台能承担起花瑶手工艺相关文创产品展示与推广的作用。事实上,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文件中提出:“拓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加强科技与文化的结合,促进创意和设计产品服务的生产、交易和成果转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产品,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20]。基



挑花垂直针法示意图

11. “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界面(作者摄)

12. 花瑶挑花针法示意图之一(作者绘)

于此,设计师、创客们可依据该平台“资源库”和“元素提取库”中的物件图像、制作技艺,结合当今流行趋势开展创新设计(如设计出时尚服装、饰品、包袋、生活与学习用品等),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并将这些创

意产品导入资源平台进行展示。若有企业看中这些产品,可以通过平台与相关设计师取得联系,依照设计师的构想,组织当地手工艺人、传承人进行产品生产。这势必能够实现传统手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对接其“生活化”的活态传承^[21],进而推动当地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结语

手工艺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系民族社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性格与审美特质的作用。花瑶传统手工艺中蕴含着该族群的历史记忆、民族信仰、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是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手工艺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作为一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其又具有极高的经济、文化、艺术价值。特别是将传统手工艺对接乡村振兴是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实施保护与传承是当务之急。通过采集花瑶传统手工艺的图文字影像素材、制作流程资料,将其录入数字化资源平台,设置不同的单元板块,开发相应的数字化展示、传播与教育功能,能形成花瑶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新范式,为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提供智库支撑。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花瑶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CMZ022。

作者简介:肖宇强,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湖南女子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手工艺、非遗保护与传承。

注释:

-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24/content_5180388.htm。
- [2] 文化和旅游部等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zcfg/gfxwj/202206/t20220628_934244.html。
- [3] 屈健:《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变革》,《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71页。
- [4] 老后:《神秘的花瑶——探寻一支藏在大山深

处的原生态部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 [5] 肖宇强:《民族非遗手工艺的数字化保护与乡村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报告——以花瑶传统手工艺为例》,肖宇平等主编:《少数民族非遗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0页。
- [6] [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逸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6页。
- [7] 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邵阳市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第552页。
- [8] [法]列维-布罗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28页。
- [9] 肖宇强:《花瑶传统手工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73页。
- [10] [美]W.J.T.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31页。
- [11] 潘鲁生:《乡村振兴与手工艺价值回归》,《美术观察》,2020年第5期,第5页。
- [12]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 [13] 王刚、李浩、雷鑫、程诗宇:《以增强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90页。
- [14] 何佳:《非遗手作的实践途径与社会美育价值分析》,《当代美术家》,2023年第2期,第18页。
- [15] 禹明华:《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 [16] 楠丁:《少数民族文献数字化与信息处理》,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28-30页。
- [17] 王灿、王颖:《数字经济和疫情背景下文物数据库建设及解说词拟订问题研究——以广东省悦城龙母祖庙为例》,《当代美术家》,2022年第5期,第77-78页。
- [18] 迟燕琼、艾佳:《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的云南实践》,《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57页。
- [19] 张岚:《浅议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和旅游产业的结合》,《齐鲁艺苑》,2019年第4期,第14页。
- [20]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3/14/content_8713.htm。
- [21] 魏美仙:《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基于生活视角的讨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44页。